

人间物语

闹 钟

| 黄家伟 文 |

“年纪是我的闹钟，”老人说。“为什么老头儿醒得特别早？难道是要让白天长些吗？”

“我也说不上来，”孩子说。“我只知道少年睡得沉，起得晚。”

年轻时读到《老人与海》中这段对话，我并没有任何感触，然而，如今自己每天也雷打不动地“醒得特别早”了，我突然想起多年前与母亲的一次简短对话，不禁感慨良多。

那时我儿子正在上小学，每天需要接送，母亲责无旁贷地扛起了这个重任。

学生到校时间早的问题，向来备受社会诟病。儿子每天8点前要到校，母亲6点钟左右就得起床烧早饭，直到安排她的孙子吃好、送到校门口、看着他进去了，才安心回家。这是母亲每天上午的“功课”。热天时还好，但到了冬季，6点钟时天还不亮，但母亲照样准时穿梭在异乡的城市“轨道”上。

事情难免有特殊。有一天晚上，留守农村老家的父亲打电话来，说家里一只大公鸡和一只母鸡又丢了，找到很晚都没有找到。之前，丢鸡的事情已连续发生好几次。看样子，一定是有“贼”了，但不知道是人还是狼或狗等动物。辛辛苦苦忙出忙进，今年算是白忙了。这对一般农家来说也称得上是件恨事了，一向睡眠极好的母亲为此烦恼，晚上竟失眠了——这是她头一次失眠。第二天早上，当她迷迷糊糊醒来时，已是7点出头了。母亲像是犯了大错，不住地自责起来，同时唠叨着睡过头的原因。是啊，多年来，母亲从没睡过头一次，然而，这也恰恰是我所担心的。

我对母亲说：要不要买个闹钟，省得为睡过头担心？

不会的，我每天醒得比闹钟还准。母亲说。

母亲的自信，让我不再坚持。可是，我始终有种担忧，万一有一天睡过头了呢？那时，我真的不明白母亲怎

么就有了每天准时醒来的“特异功能”。我也知道所谓的生物钟，但不能确保万无一失啊？我十分羡慕母亲的“特异功能”。

到了初中，儿子到校时间更早了，母亲一如既往，从未误过时。

每天下午，忙碌了大半天的母亲总要小睡一会，这大概是提醒她要休息的“闹钟”又按时响起来了。这又令我想起自己读初中时不肯睡午觉、背着老师偷偷和同学去捉了许多黄鳝的那些事。

一眨眼，儿子早已大学毕业，我已接近当年母亲的年纪，“睡得沉、起得晚”日益成为奢望，因为岁月已在我的脑子里安进了一台“闹钟”。母亲也早已完成了“使命”，回到了农村老家与父亲团聚。父母年纪越大，越不喜欢待在城里，他们喜欢听农村的鸡鸣狗叫，喜欢转乡下的田间地头。哪怕“指针”所指是那样的重复和有限。特定的生活环境，养成了特定的生活习惯，就像特定的年岁，就拥有特定的“闹钟”一样。当然，除了脑袋里的“闹钟”，他们还有真正的“生物钟”——公鸡。他们习惯与这样的“晨钟”相伴。

父母在，老家就在。虽然离开了老家，但我们的生命“指针”，其实一直围绕着老家、围绕着父母在转——每逢节假日，“回老家”的“闹铃”，就会在我们脑海中响起。

“闹钟”是年龄的象征，“闹钟”留下岁月的痕迹，既有长度，也有深度。一个人，年岁越大，阅历就越丰富，看事物自然越明白。所以，有人说所谓“阅历”，就是既有“阅”，还有“历”。是啊，不然，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：小时候读《红楼梦》读不出什么味道，而年岁大了，经历的事多了，每每读来感受就丰富了。

“你是我的闹钟，”孩子说。

“年纪是我的闹钟，”老人说。

再读《老人与海》，我不但明白了什么是“闹钟”，而且读出了一些人生况味。

吴越风雨

年糕的年味

| 曹友伦 文 |

小时候的乡村，到了辞旧迎新的日子，大人们就忙起来了。蒸年糕，是在新年前要做好的一件大事。

所谓蒸糕，大多地区都选用面粉、食糖和干果之类的食材。但地处江南的江、浙两省都用米粉蒸煮年糕。蒸糕时，有讲究的也放些食糖红枣之类的食品，称之为糖糕。

蒸糕前先把大米（一般是七成粳米，三成糯米）在水中淘洗干净，后把润湿的大米放在大笊斗里，盛放半天后，再在石磨中碾磨成粉。

蒸年糕的蒸笼是木制的。蒸糕时，灶中之火一直烧得很旺，白米粉在蒸气的加热中渐渐变得黄润。当灶师傅只有见到米粉中有蒸气冒出时才加粉进笼，直至满顶。随后，当灶师傅把蒸熟的米粉倒进木制的方框里，框中铺着干净的白布，踏糕人把外露的白布盖好上面的蒸粉后，才穿着新草鞋走进木框。踏糕人在木框中一阵猛踩，有时甚至又跳又舞。年糕在踏糕人一番踩踏后终于制成了。

制成的年糕成方桌状，切糕人用粗线拉切成长不足盈尺，宽不过二寸左右的年糕。在切糕时先切出糕头，糕头只是整块大糕中的一角。

一条条年糕晾干后仍显润泽。那种米白色中透出瓷质样滑溜的年糕，看着心中就觉得滋润。过年祭祖时，祭桌上只供着那块糕头。

也许年糕在过年时和新年中都是不可替代的食品，因此在那时的农村，就是穷得叮咚咚的人家，在临近过年时，也总要蒸一些年糕。

我记得每当大年夜守岁，全家人大多坐着闲扯时，独有母亲还就着烛光切年糕。切成薄片的年糕是大年初一煮糕丝面吃的。而早已准备的面条特别长，糕和面条混合着煮，寓意大概是“高和长”的意思。面条中还少不了菠菜、豆芽之类的蔬菜。

母亲切的煮面条中的年糕并不多。切得最多的是手指般厚的年糕，母亲总要切满一笊斗。母亲说，新年里用得最多的就是小笊斗里的年糕。

每年的大年夜，我们睡得很晚。也许睡得晚了，我总是睡得很香。

大年初一的早晨，我常被密集的爆竹声惊醒，娘说这是开门炮仗。其实开门炮仗在一两点钟就有人放了，有些人家在为“发财”抢先机。

那时，农村的大年初一村人们多聚集在晒场上，他们都穿着新衣，嘴巴都在动，大人们嗑瓜子，小孩们含着糖果……在那时，谁还能分辨得出谁是穷人？谁是富豪？那时我觉得，这才是新年最美的景色。

在我童年时，新年里还很少听到歌声。听得最多的是小孩们甩炮的“啪啪”声。那种触地就响的小鞭炮，只要往地上一扔，就啪

地响了，这种啪啪声竟然也给新年增添了不少喜庆气氛。有时，也传来咚咚锵锵的锣鼓声。后来，锣鼓声盖过了孩子们的甩炮，并且敲锣的声调也发生了变化。这变化，提示人们，新年的大幕正式拉开了。

大年初一，第一拨粉墨登场的演员是当代人万万想不到的，他们竟然是外地贫困地区过来要饭的难民。

这些难民也过新年，他们大多也穿得整整齐齐的。这些人虽然要饭，但都会表演节目。有的牵着个猴子，边敲小锣边让猴子翻筋斗、扮鬼脸；有的表演说唱。说唱一般由两人搭档，男的拉琴，女的唱曲，咿咿呀呀的也很热闹；没本事的就站立门口说好话，就是说些祝福之类的吉祥话。乡亲们见了这些要饭人，都会给，给得最多的就是年糕。

新年里最热闹的节目是舞龙灯和跳财神，他们几乎同时登场。

舞龙灯在我们这里叫调龙灯。龙灯是用竹篾绑扎成的，外面用画着龙鳞的黄布包裹着。每条龙有十几节，舞龙时，龙头前另有一个舞夜明珠的领头人。龙头永远紧跟着夜明珠转动，张开着大口要吞吃夜明珠的样子，夜明珠似乎总在躲闪，但又不跑远，这样就出现了黄龙追珠的调龙灯了。调龙灯常在村子的晒场上舞，从东场舞到西场。屋子宽敞的人家，也被请到家中舞一会，据说这是保平安的。那时我家的房子宽大，两间房连在一起，无阻无拦的。于是，祖母和母亲每年总要请舞龙队到家中舞一会。给的报酬是两条年糕。

年糕，不但好吃，还是一种吉祥物。因此，在新年送年糕，对自家和他人都是祝福。

年糕，虽然只是一种普通的蒸糕，也许就因糕恰是高的谐音。而高，总是让人向往的。因此，年糕在新年就有了更深的含意。

片羽

歌梦之诗，浸润我心

| 尤为达 文 |

烟雨迷蒙之中，我漫步在古镇的青砖石上。那雨如丝如缕，晶莹剔透，又飘飘洒洒，仿佛能洗净空气中的尘埃，还天空万里无云的蓝。

画，融进雨水，融进心里。

我的目光被一枝梅花拽住，温暖的暖色灯照在花瓣上，透过梅花瓣，手中的笔尖慌乱、无措。

放弃吧，哪怕这是梦想，我心中黑暗的深处叹息着。

“有一个未来的目标，总能让我欢欣鼓舞，就像飞向火光的飞蛾，甘愿做烈焰的俘虏。”我的纠结，随着汪国真《嫁给幸福》中的一句诗的出现而解开：人生而为梦，何谈放弃？

我学着那灰蛾，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，笔尖在手腕的牵动下勾出断断续续的线条，断断续续地连成一圈圈淡淡的轮廓，我的笔在花上、枝上、瓶上，打上阴暗大调子。画，渐渐烙在梦想上，烙在诗上，此时此刻我似乎真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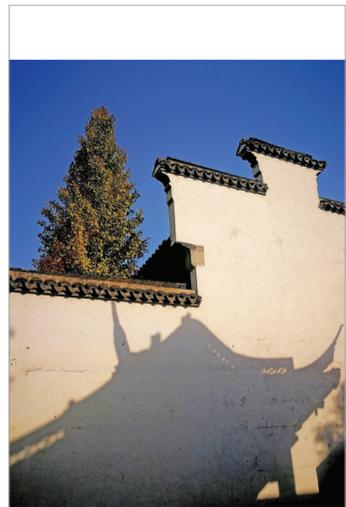
理解了那首诗。

“摆动着的是你不停的脚步，飞翔着的是你美丽的流苏”，这首诗一点一点如甘霖般滋润着我的心。我就这样一笔一笔地练下去，大半天过去了，我的手腕在阴暗的世界里渐渐酸疼，看着那粗糙、坎坷的枝头，我将笔放下，叹了口气，几乎快要完成的花朵阴暗，嘲讽着我的无能。

窗外，淅沥的雨声浇在地上，浇灭了心头那份对梦想的追求。屋内越发寂寥，那如泉般的诗，再次出现在脑海里。心头忽然一阵热血，手再次握笔，像追逐彩虹挥洒汗水的追梦人，以画为路、以梦为界、以笔为双脚，义无反顾地在梦想的大道上狂奔，手酸了，揉一揉、甩一甩，实在太累就眺望远方……

四个小时，终于，我完成了，画被捧在手中，浸着我的梦想和希望。

“要输就输给追求”，这首歌梦之诗，浸润我心。



光与影

摄影 朱晓光